

“红中”者谁？

杨泽林

苏小梅(又名苏梅,即现代著名作家、学者苏雪林)在省城安庆就读安徽省立第一女师期间,成绩优异,深得老师欣赏和器重,后来班上插进一个皖北富家独生女,成了她学业上的劲敌。该女生在家塾受教数年,能做几首七绝诗,书法端凝苍劲,远胜过苏小梅的“鬼画符”。该生心高气傲,两人暗中较劲,都要超过对方,竟引起一场轩然大波。

她鼻红,同学绰号地为“红中”,我脸白,同学浑名我“白板”,一部分年事较轻,性情浮躁的同班生,都附和地;年事较长,举动稳健者,则拥护我。她的羽翼就叫做“红中党”;我的同志,就叫做“白板党”。一班仅有同学十四五名,除几个超然派外,其余则不归杨则归墨。两派人数大约相等,声势亦复相当,于是展开了对垒的阵容,日以寻隙觅衅为事。自古以来,稳健派总像是在朝党,激进派总像是在野党,后者总喜欢以清高自命,对前者横肆攻击。当时我们这白板党觉得红中党行动幼稚,并且毫无意义,所以每当她们对我们有所挑拨,我们老是一味置之不理。一天,红中失去金指环一只,其同党冤诬白板好友某某所偷,闹得那位同学寻死觅活,白板仗义执言,一改平日沉默态度。两方相磨相荡,激起一场掀天动地的风波。惊动了校长江先生(江雨时,一女师第二任校长),将全校学生召集训话,红中因被记大过一次,白板也被葫芦提记小过一次。(苏雪林《我的学生时代》)

“红中”者谁?高筱兰也。“高筱兰”又写作“高晓岚”。她们是一女师首届毕业生,苏雪林与同学陈清芸、周寅颐留校任教附小,高筱兰则北上就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,即钱钟书夫人杨绛的姑妈杨荫榆女士担任校长的那个学校。苏雪林还抱了一种竞争之心,“她升学于北京,我也非升学不可。”经过与祖母的一番争斗后,在母校一女师创办者、首任校长徐皋浦的推荐下,也于1918年如愿入读北京女师大,先为旁听生(旁听生还有庐隐),后为正式学生。

我的朋友红中虽比我先升学两年,仍然与我一班,旧敌相逢,岂非又要呕心绞脑,展开从前一样激烈的竞争?我俩心灵岂非又不能平静?啊,感谢上天,这一回不再吃这无谓苦头了。我俩心境因环境而改变了。原来女高并不注重考试,并无可以竞争的目标,况同学大都是来自各省的女界英才,有的曾当过几年中小学教员,有



省立第一女师教职工留影

的曾任过校长,下笔则斐然成章,登坛则辩才无碍,社会活动则又个个足称先觉,人人不让须眉。我俩在本省虽亦佼佼乎庸中,一旦置身其间,自亦黯然无色,想到从前蛮触蜗争,不禁自笑眼界之不广,所以我们只各自埋头用功,再不向别人去较长比短,在母校时我俩数年不交一言,现在虽不曾成为密友,但她因我比她后到,一切殷勤关照,也算一个休戚相关的好同学。(苏雪林《我的学生时代》)

昔日冤家终于成了好朋友!若不是在京城女高师相遇,两人在宣城分别时不曾尽释前嫌,日后想起该有多么后悔!她们的知识在不断增长,阅历日渐丰富,思想也在不断趋向成熟。苏雪林在《戏赠本级诸同学歌》一诗中称该班“国学人材号渊薮”,将同级30余人中中国文学成绩较为优异的十余人写入。第一位戏赠的同学是冯淑兰(即冯沅君):“蠹鱼三世食仙书,天府十年窥秘籍。穷年著述专业勤,伏案往往忘晦明。腹笥贮有五经卷,那怪挥翰风雷生。”写同学陈定秀是“子昂翩翩号才子,目光点漆容颜美。圆如明珠走玉盘,清似芙蓉

出秋水。”写黄英(即现代女作家庐隐,自号亚洲侠少):“亚洲侠少气更雄,巨刃直欲摩苍穹;夜雨春雷茁新笋,霜天秋隼转长风。”“横渠(张雪聪)肃静伊川少(程俊英),晦庵(朱学静)从容阳明峭(王世瑛),闽水湘烟聚一堂,怪底文章尽清妙。孙(绪)陶(玄)辩才若悬河,登坛每作狮子吼。”写精通外语的林宝权:“林逋恂恂貌儒雅,蛮语脱口如瓶泻,他日远游欧美邦,中西文化一炉冶。”还有“罗隐文笔尤擅场”的罗静轩、“谪仙发愤寝食忘”的李秀华……而苏雪林在诗中把高晓岚与高适相比:“高适锋芒敛不见,鹤尾偶发如秋霜。”高适是盛唐时期“边塞诗派”的领军人物,他的诗歌尚质主理,雄壮而浑厚古朴,“雄浑悲壮”是其边塞诗的突出特点。

插几句。苏雪林与庐隐的相识可追溯到1917—1918年间。这年两人同在安庆实验小学任教,经舒婉荪女士(时任安庆实验小学校长,又名舒德进,民族资本家、教授胡子穆夫人)介绍后相识。当时庐隐是体操教员,苏雪林在此校兼课。苏雪林在《关于庐隐的回忆》一文中写道:“后来蜚声文坛的庐隐第一次给我的印象,似乎不怎样动人,身材短小,脸孔瘦而且黄,而且身在客中,常有抑郁无欢之色,与我们(指自己与舒婉荪)谈话时态度也很拘束。”当时,因为两人钟点不同,同事半年中也只相见过两三次,谈不上深交。直至1919年秋季,苏雪林与庐隐一同北上共为女高师旁听生后,两人交往才多了起来。陶玄系上海世界小学首任校长,她的妹妹陶觉(字仲喆),亦毕业于北

京女师大,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受聘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学,担任教师。

女师大毕业后,高晓岚回母校省立一女师任教。苏雪林于1921年赴法留学,闻之此讯,高晓岚“亦死活要求赴美”。这种不服输的心态“则不过是从前母校相竞时摇曳荡漾的一脉余波,而十分之九,还是受着每个青年完成自我的欲望驱使”。1924年6月,高晓岚离开母校,省立第一女师本科第六届全体毕业生依依不舍,用绢毛笔手写赠言呈给高筱兰老师,其文如下(标点符号系笔者添加):

昔颜之推曰:人生少年,神情未定,所与类习,熏渍陶染,言笑举动,无心于学,潜移默化,自然似之,况操履艺能,较明易习者也。

高师筱兰,掌教吾校数更寒暑,艺能已兼众流之长,操履可为后生之范。生等入学得所依归,讲是论非又承诱益。今届修期满,行将告别,怅怅前趋,望光辉之日远;临歧挥手,亦人情之可嗟。聊本敬慕之私,以作文房之献。

先生亦可兴怀抚物不吝传书者矣!

安徽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本科第六届毕业生全体呈

民国十三年六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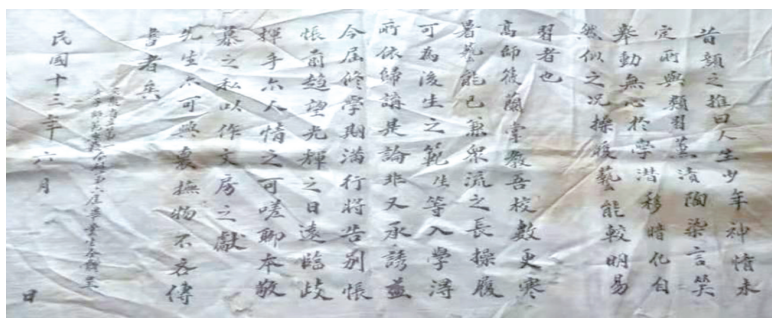
1929年(民国十八年)秋,高晓岚出任安徽省立第二女子中学校长,该校由省立第二女师改组而成,校址芜湖。苏雪林回国后先后任教于上海沪江大学、苏州东吴大学、省立安徽大学、国立武汉大学、台湾成功大学等。

1932年11月23日,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学(由省立一女师改组而成)举行建校二十周年庆祝活动,高晓岚赋诗礼赠母校:“百花亭畔春风里,十二人同读史经。多少及门贤姊妹,而今光大旧门庭。中原戎马仓皇日,学海波涛澎湃时。经略文章卫社稷,先鞭速著莫迟迟。”苏雪林亦作长篇论文《元曲概论》。她们的作品均载入纪念校刊《女钟》。

“直到游学回来,两人重在社会上相见,彼时青春已逝,火气全消,回想过去种种,不禁哑然失笑。我留法学美术,不幸半途而废,她赴美教育,却大有成就而归。她才干优长,历任女子中学校长,乐育英才,报效国家甚大,而我则仅成了一个弄弄笔头的文人,比较起来究竟红中比白板优胜得多啊!”(苏雪林《我的学生时代》)

是啊,尺有所短,寸有所长;人各有志,各尽其才!“白板”“红中”皆是人才,都是母校的骄傲!

注:安徽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系安庆市第二中学的源头之一。



省立第一女师学生赠言